

波波夫评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

陈弘 编写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Vladimir Popov) 是俄罗斯极具独创性见解的经济学家。波波夫曾与尼古拉·什梅廖夫 (Nikolai Shmelev) 合作发表《转折点: 苏联经济的苏醒》等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系列论著, 预见改革所带来的日渐逼近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足以与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尽管殷盼资本主义奇迹的“改革者”对波波夫的警告视而不见, 事实表明波波夫是正确的——俄罗斯的GDP在日后爆发危机期间下降了50%, 经济萧条持续了十年之久。

2000年, 波波夫发表了《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 争论的终结》, 对苏联、中东欧国家与中国、越南的改革进行了比较分析。波波夫指出, “自由化”的速度与程度并非两种改革结果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国家间发展水平、机构效率等现存条件的差

异才是两种改革出现不同绩效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波波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强调, 中国延续千年的制度连续性和“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波波夫预见: 基于经济发展源自于内生因素而非西方模式, 伊斯兰国家和南亚地区将成为未来成功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地区, 拉美、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俄罗斯将会落在这些地区之后。2007年, 波波夫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44期上著文, 提出了他对俄罗斯经济复苏与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 该分析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罗斯经济复苏中的问题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的经济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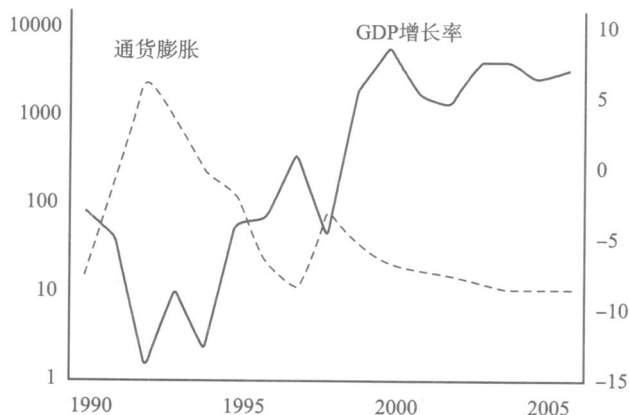


图 - 1 俄罗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1999—2005) %

左纵轴是以每年12月CPI度量的环比通货膨胀对数指数, 2006年为估算值

资料来源: 俄罗斯统计局

苏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带来的“意外横财”，但毕竟俄罗斯在度过了 1989—1998 年 GDP 下降了 45% 灾难之后，从 1999 年开始的经济复苏成就显著：1999 年 GDP 增长率达到 6%，2000 年增长了 10%，2001—2006 年年增长率在 4%—7% 之间；同时高额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1998 年，俄罗斯在 8 月的货币危机、卢布贬值之后，通货膨胀率高达 84%，2004—2006 年下降

到 10%—12%（参见图 - 1）。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俄罗斯的其他经济指标均显著好转。政府财政 1999 年由赤字变为盈余，政府收入下降停止（参见图 - 2）；中央银行和政府对外债务降低（参见图 - 3），外汇储备增加到 2500 亿美元以上（参见图 - 4）；2004 年政府创建的“国家稳定基金”截至 2006 年已经积累了 80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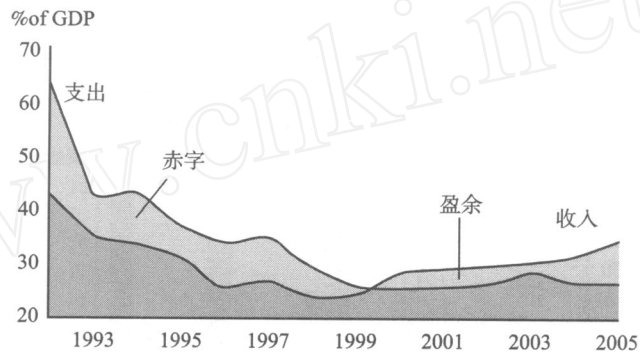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政府收入与支出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局、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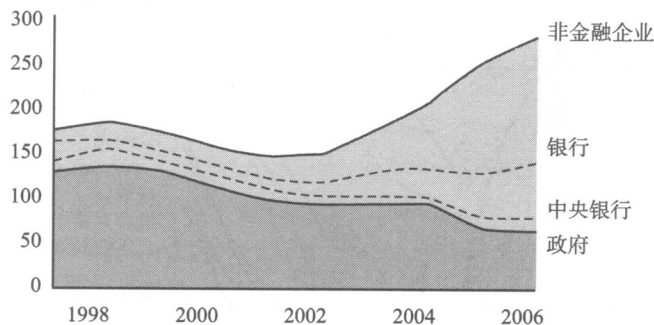


图-3 俄罗斯外债 (10 亿美元)

中央银行债务包括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2006 年为估算值

资料来源：俄罗斯中央银行

尽管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成就显著，但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比，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绩效并不突出：2005 年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超过 1989 年危机之前水平，而俄罗斯的 GDP 只恢复到 1989 年的 85%（参见图 - 5）。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复苏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社会发展，其人文发展指数（HDI）甚至低于古巴；更与中国人文发展指数长期提高的

趋势和幅度形成了显著的差距（参见图 - 6）。

俄罗斯经济复苏历程显示了其经济发展的隐忧。

首先，卢布汇率高估。2001—2006 年俄罗斯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实际汇率高估。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有超过 25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阻止俄罗斯重演 1998 年因汇率高估导致的货币危机，但另一些研究者指出，一旦国际油价下降，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将如同 1998 年

一样以每周 50亿美元速度减少；汇率贬值将造成新的货币危机并导致经济增长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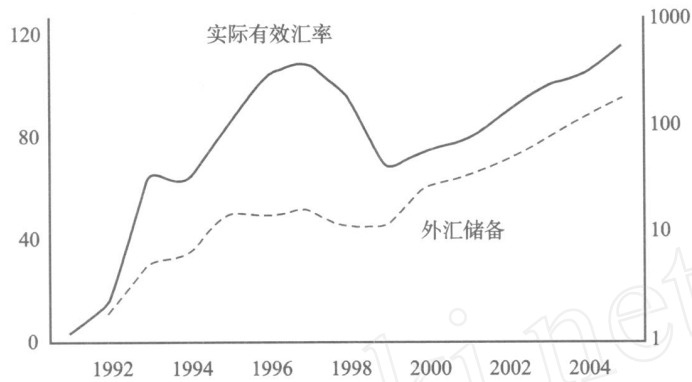


图-4 实际有效汇率与外汇储备

左纵轴为实际有效汇率，1995年12月为100，右纵轴为外汇与黄金储备的对数指数，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俄罗斯中央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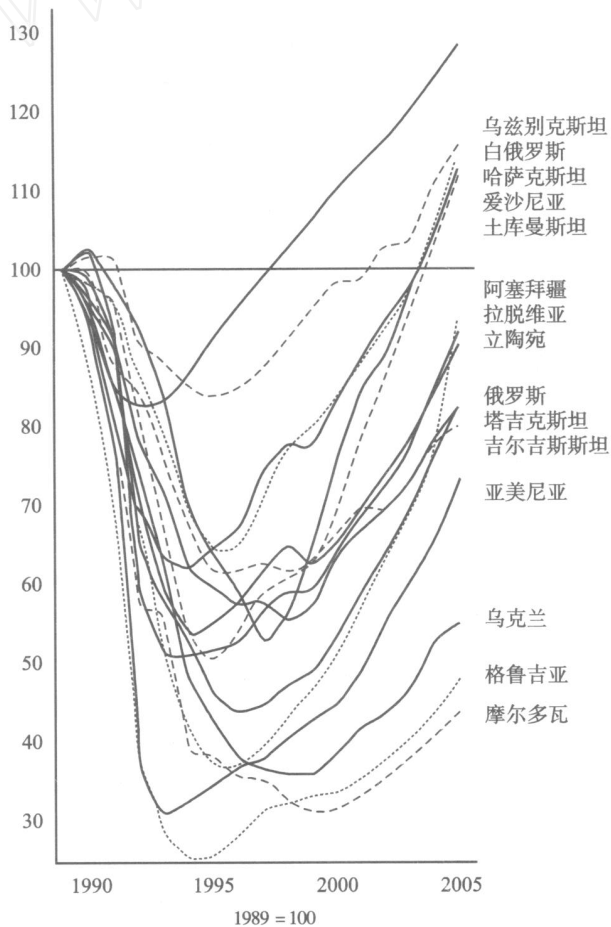


图-5 前苏联经济体 GDP 变动

资料来源：EBRD《转型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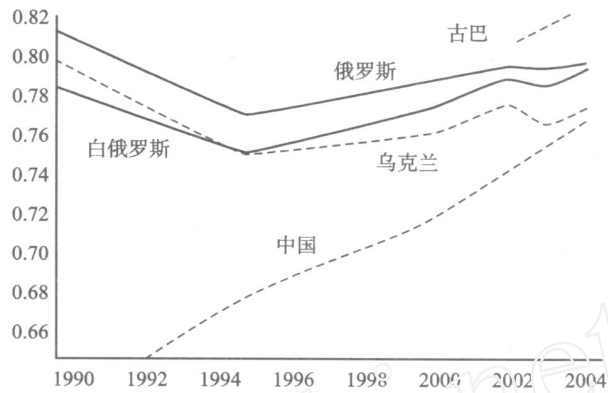


图-6 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 (1999—2002)

资料来源: UNDP 人类发展报告,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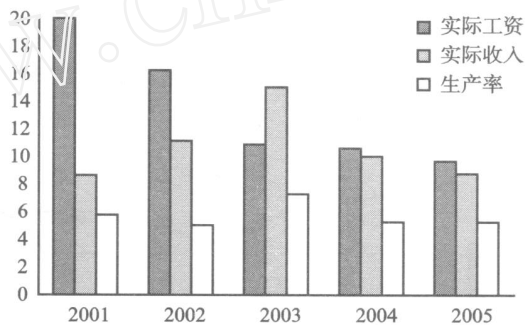


图-7 工资、实际收入与生产年增长率 (%)

资料来源: 俄罗斯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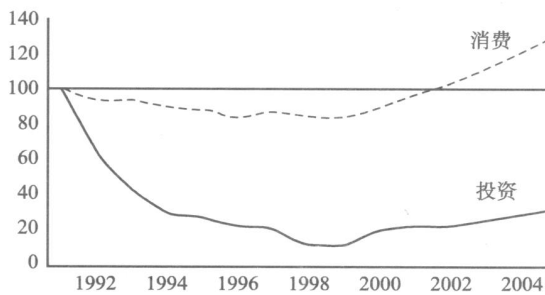


图-8 实际投资与总消费 (1995—2002)

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

资料来源: 俄罗斯统计局

其次,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方面, 与消费提高并行存在着显著的投资不足。2001—2005年期间, 工资与收入的增长一直快于生产率的增长, GDP中消费比例的提高是以投资减少为代价的 (参见图-7和图-8)。结果是尽管

个人与公共消费超过了 199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 但是投资率却比苏联解体时还低 40%。另一方面, 俄罗斯储蓄与 GDP比率为 30%, 但由于大量私人资本外逃, 投资增长比 GDP增长低 20%。

最后, 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俄罗斯经济复

苏中的重要缺陷，是政府没能充分利用 2001—2006 年石油天然气价格上升获得的收入修复被危机重创的国家机构，恢复法律与秩序，提高教育与卫生保健等至关重要的公共物品供给。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政府宁愿实施减税政策，任由自然资源开采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听任政府财政盈余的累积，也不增加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支出。政府支出在 GDP 中所占份额停留在 1999 年的最低水平而没有增长，而这一水平还不到苏联时期的一半（参见图 - 2）。

二、经济复苏中的国家重建

普京上台之后，通过改变联邦财政规则、直接委任地区领导人以及对代表 89 个地区的议

会上院改革等一系列构建垂直权力体系的集权方式推动国家重建。1999 年，普京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严厉打击了分离主义势力；之后普京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寡头的法律诉讼，一连串的商业大亨因逃税和金融诈骗被起诉。古辛斯基控制的唯一的非国家电视台 NTV 被关闭；霍多尔科夫斯基因商业欺诈被判入狱，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被国家收走冲抵欠税。普京重建国家的强力政策制止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国家崩溃；对于俄罗斯民众而言，与国家民族的瓦解相比，任何问题都是不重要的。正是由于普京的强力政策终结了俄罗斯的无政府状态，俄罗斯人谅解了他对企业家的蔑视、对车臣的清洗以及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限制。

国家重建的努力要通过社会指标的改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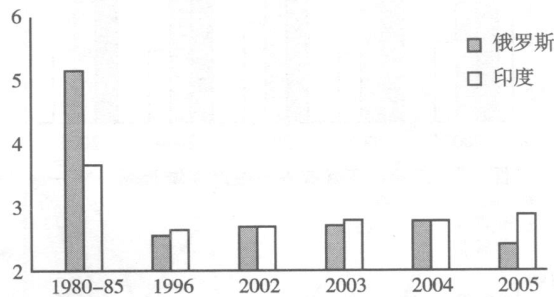


图-9 腐败感知指数 (1980—2005)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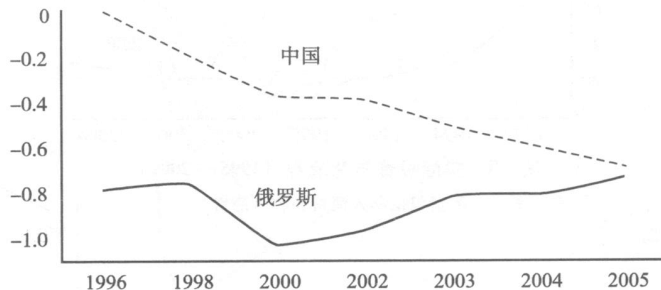


图-10 世界银行腐败控制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管理数据库，2007

出来。倘若法律与秩序无存、社会不公持续、犯罪上升，那么集权的垂直权力体系的强化、

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稳定都不能避免社会瓦解和国家崩溃。在普京执政期间，与权力集中相

比，国家秩序建设的成效不高。无论从腐败状况、政府效力还是法制状况等诸多方面衡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政府机构缺乏突出的绩效改善（参见图 - 9和图 - 12）。

俄罗斯国家重建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大规模的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俄罗斯国内的犯罪率自苏联解体后爆增，几年之内成为了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参见图 - 13）。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谋杀率达到了十万分之 30，而中东欧

国家、加拿大、中国、日本、毛里求斯和以色列只有十万分之 1—2，即使是巴西和墨西哥也比俄罗斯低 50%；而发达国家谋杀率最高的美国也只有十万分之 6—7。如果将那些深陷战乱而没有可信的数据统计的国家排除，全世界只有南非和哥伦比亚两个国家的谋杀率高于俄罗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2 年俄罗斯外部原因（意外事故、谋杀和自杀）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 245，是世界卫生组织当年统计的 187 个国家中是最高的（参见表 - 1）。



图 - 11 世界银行法制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管理数据库，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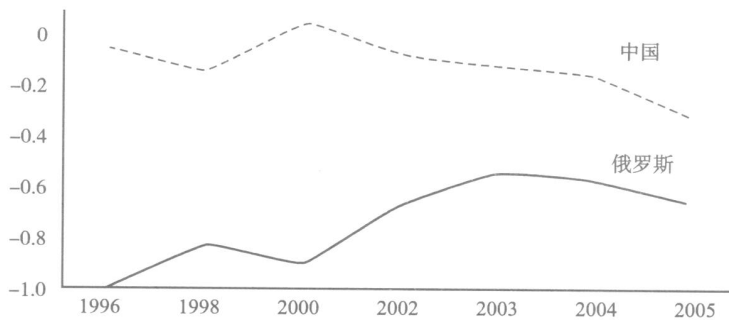


图 - 12 世界银行政府效率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管理数据库，2007

表 - 1 2002 年每十万人因外部原因死亡人数

	总计	事故	自杀	谋杀	其他
俄罗斯	245	158	41	33	11
塞拉利昂	215	148	10	50	7
布隆迪	213	64	7	18	124
安哥拉	191	131	8	40	14
白俄罗斯	172	120	38	13	0
爱沙尼亚	168	124	29	15	0

续表

	总计	事故	自杀	谋杀	其他
哈萨克斯坦	157	100	37	20	0
乌克兰	151	100	36	15	0
哥伦比亚	134	36	6	72	19
尼日尔	133	113	6	14	0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令人欣慰的是俄罗斯近年一些社会指标出现了好转。谋杀案件自2002年达到峰值后2003年开始回落，自杀率在2001—2006年期间在下降（参见图-13），人口死亡率在2004年停止上升（参见图-14），人口出生率也从1999年

50年内的最低点后开始上升，结婚率提高、离婚率下降。尽管这些刚刚开始改善并不值得夸耀，但这样的进步是俄罗斯社会秩序恢复、国家重建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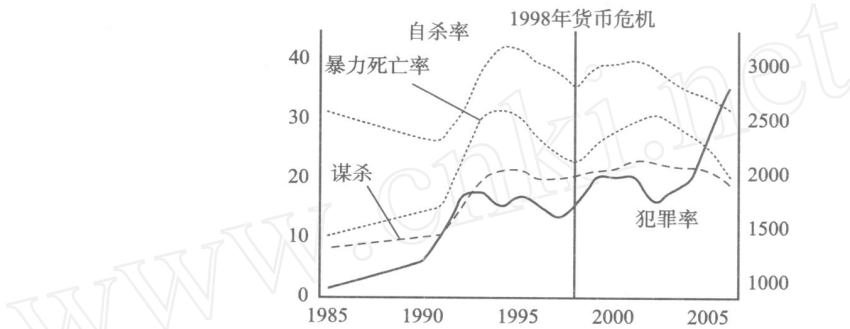


图-13 每十万人因谋杀、暴力死亡、自杀死亡人数

左纵轴为谋杀、暴力死亡、自杀死亡；右纵轴为犯罪率，2006年数据为估算值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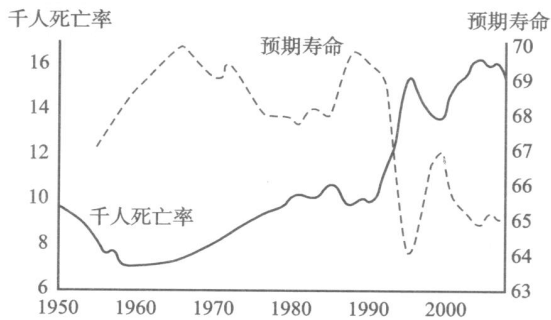


图-14 人口死亡率与预期寿命 (1950—2006)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局

三、潜藏的危机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某些潜藏的危机，能否克服这些挑战决定着俄罗斯的未来发展。

首先，卢布汇率过高。过去的5年中卢布汇价一直处于上升之中，2006年已经超过了1998年货币危机之前的水平。一旦国际能源价格下降很容易导致新的货币危机；如果

这种情况发生，尽管俄罗斯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也会终止。目前俄罗斯国内低于世界市场几倍的燃料和能源的价格造成了能源的无效率消费——俄罗斯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而东欧和从前苏联分离出去国家的燃料能源价格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远未结束。俄罗斯政府应该采取促使卢布缓慢贬值的政策，同时提高国内石油、天然气（下转第76页）

动汇率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完全遵守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规则并履行义务，中国也可以避免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惩罚性贸易制裁。这即使需要对政治化的经济体系作出调整，但也不必然引发全面的政治改革。如果能成功地实现第二次转型，中国将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对外投资的稳定增长，并在2020年之后成为全球领袖占据有利地位。

有没有中间道路？第三种可能就是出现“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的情况：成功的第二次转型中断或拖延到2020年之后，这进一步加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共产党政权熟练地但也越来越困难地处理着各种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避免动荡或者

将其拖延至2020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下降，实际工资增长，土地成本上升会带来挑战，但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不会引发大危机。日益严重的城市不稳定和农村的不安定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个有极强适应能力的政权还是能避免一场使之陷于衰败的危机并艰难前行。

〔教文：北京吉利大学商学院；吴剑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周守吾）

（上接第44页）和电力的价格。但目前却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政府愿意实施这种政策。

其次，政府税收下降过快。目前俄罗斯财政预算的盈余主要来自于国际能源市场价格飙升；而一旦国际能源产品价格下降，俄罗斯政府将再次陷入无钱可用的困境之中。对于俄罗斯政府而言，当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卫生保健、教育、国防以及法律与秩序都远不如私人部门的时候，减税根本就不是一项明智的选择。

第三，政治集权与民主关系。俄罗斯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强化法律和秩序，恢复国家机构的能力。俄罗斯固然需要民主，但民主只能在法制规范成功构建之后才能成功。尽管俄罗斯当局通过政治集权和清除反对派换来的政局稳定有损于公民的利益，这种政治模式在俄罗斯也不无引发社会动荡的先例；但“两弊相权择其轻”，法制与秩序的强化必须在权力集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没有政治集权，法律与秩序无法建立；失去了法律与

秩序，社会将陷入无边混乱之中。处理好政治集权与民主的关系，是俄罗斯政府必须接受的挑战。

注 释

Nikolai Shmelev,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Vladimir Popov,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42, 2000, pp. 1 - 57.

〔陈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丁海）